

同伴群体如何影响学习：群体社会化理论视角*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 何芳

内容提要：同伴群体作为人的社会化过程中重要的影响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对儿童的学习产生作用。群体社会化理论将群体行为分为五种类型：群内偏好、群外敌对、群间对比、群内同化和群间分化。本文从性别、种族、能力三个变量出发，探讨群体行为对学习产生的影响。结论指出，同伴群体的最优化构成是一个复杂命题，在性别、种族、能力三个层面，其同质性与异质性要求不同：同性群体进行有效合作学习的可能性较高；不同种族群体中，其同质程度对合作学习的影响不同；能力异质群体的合作学习最有效率。

关键词：同伴群体；群体社会化；合作学习

1995年，美国心理学家哈里斯(J.R. Harris)首次提出了群体社会化理论，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她将同伴群体的社会化功能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甚至超越了家庭。群体社会化理论主要集中论述群体与人格发展、群体文化传递等方面的内容，很快成为解释个体差异的有力证据。而随着课堂中合作学习形式的广泛使用，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越来越引起教师以及教育研究者的关注：在学生千差万别的情况下，如何构建一个对所有学生都有利的合作群体？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理清同伴群体对学习的影响何以发生。本文尝试从性别、种族和能力几个变量出发，在群体社会化的理论视角下，呈现同伴群体如何影响学生课堂内外学

习，以为教学研究与实践提供一点参照与启示。

一、群体行为类型

哈里斯认为，存在五种基本的群体行为现象，不同的背景中儿童的行为表现不同：^[1] 群内偏好(in-group favoritism)。群体内的成员对自己所在群体的喜爱程度高于对其他群体的喜爱程度，即使该群体是通过随机分组形成的也是如此。群外敌对(out-group hostility)。对其他群体的敌对态度和行为，有时伴随着群内偏好出现。群间对比(between-group contrast)。群体之间各不相同，并且群体内成员的的行为还趋向于加剧这种差异。群内同化(within-group assimilation)。群体的共同活动往往要求成员遵循一定的准则、具有相似的行为。(5)群间分化(within-group differentiation)。成员们可能居于不同的地位层级，因而所享有的声望和优势不同。

群体中同化和分化同时起作用，并不互相排斥。当群体间差异明显时，同化更易于发生。但同化或分化的发生同时还受制于某些变量的影响。比如性别差异使得男孩群体与女孩群体内更易各自出现同化；群体亚文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例如，在重视个人主义的文化中，群体成员可能希望与众不同，于是便易出现分化。哈里斯指出，儿童在群体中地位的高低会给其个性烙上永久的痕迹。这种地位标签有可能成为自我实现预言，孩子们一旦被归为特定类型，

很可能会按照这个方向发展，这种影响对儿童比对成人更明显。

二、群体性别差异对学习的影响

性别因素影响学生对同伴群体的选择，并且更利于其群内同化的发生。在同性群体中，学生有更高的可能性进行有效合作，进而影响到学习和学业成就的提高。

(一)群体选择与合作学习

在合作学习的教学中，很多教师常常有这样一种认识：认为允许学生自己选择同伴是极不明智的，因为他们有可能会借机把时间浪费在与学习无关的事情上，造成课堂混乱，而且容易出现不团结的情况。但群体社会化理论否定了这一观点。群内偏好与群内同化的效用会使学生自主选择的群体合作更有成效。Strough, Berg and Meegan (2001)对8年级学生课堂活动的研究对此提供了一项重要佐证：这项研究的任务之一是观察性别如何影响课堂中群体的合作学习。研究者允许学生自由选择群体加入，与研究假设一致的是，学生们几乎都选择与同性一起工作。^[2]

为什么儿童倾向于选择与同性一起学习呢？研究发现，在儿童生活早期，他（她）的同伴交往多在同性群体中，这一趋势一直贯穿整个儿童时期。^[3]性别角色的早期社会化程度不同地是在同性同伴中形成的。对此，哈里斯解释说，这是因为在儿童中期，自我分类的作用使性别差异加大而相似性减少。因此，在课堂中让他们自主选择合作伙伴时，仍然倾向于选择同性。

此项研究结果与很多教师的常识正好相反。观察发现，在任务完成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交问题大为减少。当学生们与同性一起合作学习时，他们的效率更高。而且，由于是自主选择，他们更可能选择一些易于合作的人，因而，合作学习的表现就会更有效。这与皮亚杰的观点一致——他认为，如果群体关系趋向于积极，则人际冲突将会减少，

而有效的合作趋于增加。

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合作学习的形态也影响着学生们选择何种类型的群体。当学习活动的结构化程度较低时，学生们就趋于选择在混合性别群体中学习，若学习活动中有更多的任务或结构化程度较高，学生就更愿意在同性群体中学习。^[4]

(二)性别与学业成就

尽管针对性别差异与学业成就之间关系的研究层出不穷，但群体社会化理论仍对此提供了新的视野。对于学业成绩性别差异的成因分析，早期主要存在心理学、教学论及社会学三种解释，分别对应于生理——心理因素、教学因素及社会——文化因素。^[5]群体社会化理论视角则特别强调了性别差异乃是一个独立变量。例如，Teresa Tinklin (2003)的研究发现，尽管在学校情境中存在着许多的文化因素，但性别差异是一个重要的变量。^[6]

学生的性别影响着群体的活动形态。男孩倾向于参加大群体，进行活跃、有力的活动，且远离成人。而女孩则更愿意在小群体中玩耍，并亲近成人。^[7]这一差异承接了传统的典型性别角色特征，表明两性倾向于承担不同类型的学习任务。在混合性别的群体中，这种传统角色特征便不那么突出，差异并不显著。^[8]男孩与女孩体验着不同的同伴压力，这影响着他们的学业成就。一般而言，女孩群体中对学业成就的关注要高于男孩群体，更为认真地对待学业。

三、群体种族差异对学习的影响

以种族为标准所区分的群体具有明显的差异，容易表现出强烈的群间对比与群内同化的效用。

(一)群体种族构成与学业成就

近年来，关于黑人学生学业表现不佳的现象引发了诸多讨论，有研究发现，黑人学生相比同龄白人学生，其学业表现较差。例如，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黑人学生在数学

上的平均分数比白人学生低0.7个标准差。^[9]这种现象被称为“黑人与白人的成就差距”(black-white achievement gap),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注意。

Hanushek等(2002)发起的一项研究调查了与成就差距有关的同伴群体问题。^[10]他们发现,在德克萨斯州,同一个班级中黑人学生比例越高,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反作用越大。这种反作用特别集中于排名靠前的学生,而群体的种族构成对能力较低的黑人学生的学业成就则影响不大。同时,研究结果还排除了其由黑人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所致的可能性,因为研究并未发现平均学业成就和社会经济地位之间有显著相关。结论表明,当黑人学生在学校里有更多的黑人同伴时,他们的学业表现就趋于更差。

对此,Fordham和Ogbu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解释。^[11]他们引入了“扮演白人”(acting white)的概念,认为这是黑人学生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换言之,学业成功是“白人”的价值判断,不应该要求黑人学生遵守。哈里斯认为,群体间的差异是假定的,但人们的行动却在实现和加剧这种假定的差异,这正是群间对比在发挥作用。比如,当白人学生试图在学业上取得成就时,黑人学生则可能试图在其他领域如运动或音乐方面发展。Hanushek等人的发现与这个结论一致,他们发现,跟黑人同伴相处的学生获得学业成功的可能性较小,以此推断出同伴群体中的黑人学生可能会互相要求,拒绝学业成功,以抵制被白人社会所同化。对这些学生而言,其所在群体是学业失败的主要原因。

Horvat and Lewis(2003)的研究中对“扮演白人”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并非所有的黑人群体都反对学业成功。^[12]在对黑人女高中生的研究中,他们发现存在着被鼓励追求成功的黑人群体和不被鼓励的群体。这些女孩们能够根据自己所在的不同群体成功地驾驭自己的表现。在不支持她们成功的

群体中,她们可以伪装或是隐瞒自己的成功,而在对成功感兴趣的群体里,她们可以自由地与同伴谈论成功。所以,“扮演白人”并非主因,必须考虑到黑人群体内的差异,群体社会化理论认为这就是群内分化的表现。当个体倾向于追求学业成功,以获得更高的地位与权利时,他们便要将自己和群体内的其他人区分开来。

(二) 同伴期望与学业成就

不同种族对同伴学业成功的期望不同。西班牙人对同伴的期望最低,接着是非裔美国人,亚洲人对同伴的期望最高。同伴对学业成功的低期望会对学生产生不利的影响。对同伴的期望与对自己的期望和成就有相似的作用,并且这种影响不随种族差异而不同。^[13]这与班杜拉(Bandura)对父母期望的研究结果有相似之处。班杜拉认为,父母促进孩子学业发展的效能感和教育期望能提高孩子对学习效能的信念和期望。

同时,学业成就也影响学生的群体选择及其在群体中的地位。有研究发现,对中国学生而言,学业成功是群体构成的一个重要标准。^[14]中国学生倾向于与自己能力相当、并期望获得学业成功的人组成群体。另外,高成就的学生容易在群体中拥有较高的地位。换言之,学业成功的学生似乎在社交场合中也是最成功的。这也缘于中国的文化支持学业成功,顺从的群体成员最容易被接受。

四、群体能力差异对学习的影响

无论是在课堂内还是课堂外,学生们不同的能力水平是影响其与同伴交往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其群体内成员的能力构成又会作用于学生的学习活动。毋庸置疑,在现实的教学情境中,学生是存在能力差异的。一般而言,学生的能力差异常被分为三类:高能力者、中间型和低能力者。这样,在班级中如何将不同能力水平的学生进行分组,并力求其有利于每个学生,就成为了研究者必须

考虑的问题，同时也是教育中频繁引起争议的热门话题。

（一）能力与学习态度、方式

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强调模仿的重要性。要使一个榜样发挥作用，学习者必须对他认同，有进行模仿的动机，并能重复榜样的行为。学生通常认同能力相似者，实际上，这种同化无论对于能力强的学生还是对于能力弱的学生都具有不良的影响。低能力者往往认为自己存在生理缺陷，无法模仿高能力者。这些自认为先天不足的学生极有可能聚集到一个群体中，并相互强化对学习的消极情绪，与学校和教师进行抗争。同时，高能力者也容易组成群体。Feldhusen(2000)等人的一项研究发现，优秀学生之间存在高度竞争意识，这既使他们互相吸引，又使他们更倾向于选择个别学习而不是合作学习，因为他们都想被看作在智力上高人一筹，而合作情境似乎难以满足这种需要。^[15]因为想胜过自己的同伴，他们倾向于脱离和躲避具有挑战性的学习情境，这使其可能遗漏很多深入、丰富的学习体验。这也证明了哈里斯的“地位层级”(status hierarchy)概念——在一个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里，群体的每个成员都想标榜自己，都在寻求机会以求在群体中处于优势层级。

（二）群体能力构成与学业成就

Nancy Schniedewind 和 Ellen Davidson (2000)的研究指出，尽管学生在选择个别学习或合作学习上的倾向不同，但实际上在合作学习情境中学生的学业成就更高，收获更大。问题在于，高能力者和低能力者都倾向于各自形成群体，在这种同质群体中难有合作发生，且会导致学生失去与不同能力的人交往的经验。正如有研究所指出的，也许妥善的解决方法不在于让学生在合作情境中完成同样的任务，而是让学生承担复杂程度不同的任务。在这种模式下，每个学生都能学到“一些他们还不知道的东西，所有的学生都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16]

群体的合作学习实则有助于发展能力水平不等学生的各自能力。不同能力水平的学生参与同一项任务，展示他们的成果，在不断的反馈中取得进步。有观点认为，高能力水平的学生与低能力水平的学生在一起是浪费时间，无法获得进步。其实不然，他们不仅能取得学业进步，而且还学会了批判地思考，鼓励和批评他人以及表达自己。低能力水平的学生同样获益，因为他们将会得到一个具体的榜样来示范如何思考、如何完成任务。的确，研究也表明当高能力水平的学生能做这样的示范时，低能力水平的学生就能表现更佳，哈里斯把这称为“成功带来更多的成功”。

五、结论

群体社会化理论认为，同伴群体比家庭或基因对儿童的行为和学习影响更大。具体结论有如下四点：

1、同伴群体的最优化构成是一个复杂命题。在性别、种族、能力三个层面，其同质与异质性要求不同。

2、同性群体的合作学习，学生之间具有较高趋同度，人际关系较为融洽，学习活动结构化程度高；异性群体的合作学习则有利于儿童突破传统性别角色，承担多种学习任务。

3、不同种族群体其同质程度对合作学习的影响不同；不同种族群体对成员的学业期望不同，既影响其成员自身的学业追求程度，也影响其成员如何获致群内地位的策略选择。

4、异质能力群体的合作学习最有效率，参与异质群体有利于学生成为更积极的成员。

值得说明的是，上述结论主要基于美国学者的研究，并不一定完全符合我国青少年同伴群体的特点，因此，与其说这是一个结论，不如说是为本土的青少年群体研究提供的一点可资对照、借鉴的资料。

注释：

[1]Harris,J.R.(1995).Where is the Child's Environment? A Group Socialization Theory of Develop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102,458-489.

[2][4][8]Strough,J,Berg,C.A.&Meegan,S.P. (2001). Friendship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Task and Social Interpretations of Peer Collaborative Problem Solving. *Social Development*, 10,1-22.

[3][7]Fabes,R.A. Martin, C.L., & Hanish,L.D. (2003). Young Children's Play Qualities in Same-, Other-, and Mixed-Sex Peer Groups. *Child Development*, 74, 921-932.

[5]马和民学业成绩差异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127.

[6]Tinklin, T. (2003). Gender Differences and High Attainment. *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9, 307-325.

[9][10]Hanushek, E.A., Kain, J.F., & Rivkin, S.G. (2002). New Evidence about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The Complex Effects of School Racial Composition on Achievement. Presented at Brookings Institute Conference: Washington, D.C.

(上接第7页)调查结果成为倡议活动的工具，宣传调研结果提高了公民反腐败的意识，从而要求更好的服务。卡片报告已经运用到其他重要主题的研究之中，如医院卫生保健服务质量、地方政府服务、土地管理，等等。TIB发现全体选民参与越广泛，持续性倡议成功比率就越大。最重要的因素是相关公民自愿并渴望加入，没有公民参与项目就会被削弱，或被地方官僚/政治家破坏。TIB自始至终努力让地方公民参与调查过程，目的是培育未来倡议项目的归属感和可持续性。通过公民参与，TIB的行动最终改进了政府机构的服务质量，减少了公务员处置权滥用，提高了问责制水平。卡片报告提高了普通民众的反腐败意识，也提高了政府机构的服务意识。大多数亚地区小学教育办公室意识到自身存在的不正当行为，开始采取措施抑制腐败。大多数教育官员赞同报告结果，只有很少人抱怨，卡片报告没有区分不正当行为的不同水平，把他们看作一丘之

[11][12]Horvat, E. & Lewis, K. (2003). Reassessing the "Burden of Acting White": The Importance of Peer Groups in Managing Academic Succes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6, 265-280.

[13]Cheng,S.& Starks, B.(2002). Racial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s of Significant Others on Student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5, 306-327.

[14]Chen, X., Chang, L. & He, Y. (2003). The Peer Group as a Context: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Effects on Relations Between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Functioning in Chinese Children. *Child Development*. 74, 710-727.

[15]Feldhusen, J.F., Yun Dai ,D, & Clinkenbeard, P.R.(2000).Dimension of Competitive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Among Gifted Learners. *Journal for the Education of the Gifted*, 23, 328-342.

[16]Schniedewind, N., & Davidson, E. (2000). Differentiating Cooperative Learning. *Educational Leadership*, 58, 24-27.

*本文系马和民教授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五”重点课题“教育与承担责任：人的社会年龄研究”[2A18]成果之一。

貉。一定程度上，腐败在这些办公室减少了，许多教师反映现在不需要行贿教育办公室也能够得到服务了。

卡片报告建议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难：安排和相关权力机构的会面常常被严重迟延，要花很长时间说服才能得到批准；与TIB合作时，政府、教师和官员三方感到焦虑不安，多数小学教师对TIB工作不热心，担心受到相关权力机构惩罚。一些官员对调查动机表示担忧，不愿参加倡议活动。一些官员和教师对TIB和“相关公民委员会”公开调查研究结果不满，政府官员经常引用1923年的官员保密法案来隐瞒信息。提供服务机构也认为调查数据是可以接受的，自身有必要改进，然而服务质量的改进和官员官僚习气改变还很缓慢，腐败行为的减少也比较有限。

注释：

塔卡(taka)是孟加拉国货币单位，2004财政年度平均汇率：1美元=59塔卡。